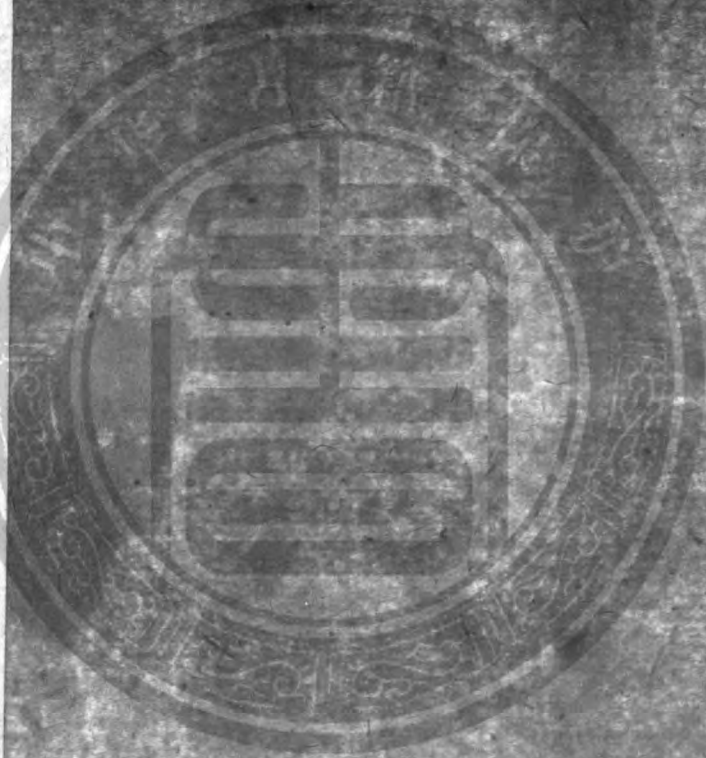


內銓奏草

卷之二



內銓奏草卷之二

回奏誣捏八欵疏

奏爲遵

旨回奏事該

臣

辦事衙門於本月貳拾日閱館

抄見尚方院左議郎臣盧添壽題爲特叅

銓政大臣以肅

功令以全

國體事內稱竊惟大臣之事

君也必須精白乃心表裏如一公以潔已廉以



持身庶盡臣職於萬一未有市恩懷私薦
人沽譽如院臣王進善其人者院臣荷
朝廷之重寄

昇以銓選之司宜何如砥躬礪行冰兢自矢盡
心迺職圖報

國恩庶無負

皇上之任使何乃貪得存私恃
寵任意而玩視法紀乎臣以至愚之資荷蒙
皇上之拔擢報答惟有寸心權勢誠所不避敢

以院臣之八罪爲我

皇上陳之初院臣之疏舉曹化淳等臣固以其
爲

國薦才也詎期其受化淳等餽送之禮盃盤
等物受之最真白鏹朱提勢所必有此其
一也若曹化淳與林允升等四人均是同
薦之人奚有彼此之異乃院臣待化淳獨
優待允升等又作一等此其二也又凡罰
俸者必有過方罰也院臣以王應聘罰俸

內鈔奏章 卷之二 二
甚多而代爲

請免明屬市恩此其三也又如年終自陳凡應
議罰俸者而皆議其降級此其四也夫臣
下之有功與否

皇上自有鑒裁奚待院臣之

題奏乃前所陳十疏之內獨議內官監之賞
此其五也又惜薪司知事劉有恒認作院
臣之門生昨年終甄別院臣遂私語該司
掌印翁我春冊內特行獎薦此其六也院

臣原任總督時曾被叅論降去二級乃任
未滿一年而反陞一級院副王庸及闔屬
之官其爲黨羽不過趨奉之意掌印張嘉
謨懼怕院臣之勢凡事惟有順從此其七
也王之俊以院臣之位尊遂認爲同家一
氣院臣以銓衡在手遂卽推之俊爲秉筆
此其八也至若總督臣郭慎行初因院臣
保舉曹化淳累疏叅駁近見督臣與之甚
相和好與巡守程章總無非畏懼院臣之

意不得不結納耳院臣身為大臣蒙

皇上眷顧

洪恩何等優隆責任何等重大不思盡心報

主乃敢恣意胡行

君恩至重

國法至嚴院臣何人獨不慮及於此乎輕慢

王章蔑視三尺臣不能為院臣諱亦不能為

院臣解也伏祈

皇上鑒察臣言將院臣王進善嚴加處分庶大

臣知所兢惕小臣亦加凜畏矣順治拾叁

年正月拾玖日題本日奉

御旨這所叅情由著王進善自行回奏欽此臣

仰佩

寬恩不勝感涕痛夫添壽之叅論於臣者臣已

預為逆覩於今日也是以屢疏哀鳴願投

閑散以謝人言其禍基端在臣之人微望

輕蒙我

皇上不次恩隆是

皇上之容臣而添壽之不容臣也明矣但論事
在在當有的據挾職應有証佐一味裝砌則含
在在沙射影之毒總是落井下石之慘也公論
在在具在臣亦何必與之辯論以其捏陷八款
 不得不遵

旨剖陳如臣之受化淳醜送盃盤白鏹朱提既
 列叅款必當有件數証佐而但云等物但
 云必有則劈空懸坐不待辯而自明者一
 也如臣當日為

國掄材惟知上有
 君父曾經督臣喋喋言之蒙我
 皇上始終畢悉臣心已白總之同寅協恭共效
 懇款又何有優劣差等岐視分別之意乎
 不待辯而自明者二也如臣濫竽承院之
 秩王應聘乃為本衙門副理事官夫一應
 奏

請自應首領焉有屬員之呈控漫無可否而不
 上

請裁奪耶下情上達遂爲市恩不待辯而自明者三也如年終之自陳議罰議降均屬

皇上睿哲獨斷臣子奉行實關職掌今亦列款不待辯而自明者四也如臣前以條陳拾疏不知費幾許思維原因我

朝定鼎以來興造繁多早夜匪懈衡其勞苦內官監衙門稱最原議其照舊陞轉工完前去到任未曾言及賞之一字也添壽何不詳察原疏而輒妄談不待辯而自明者五

也如劉有恒認作臣之門生臣又與掌印官之私語翁我春見在即使囑託特行獎薦而我春寧不自慮乃至從井救人乎不待辯而自明者六也如臣叨蒙

皇上簡命畀以總督重任屈指十餘日矣蓋因在司吏院時陞舉未當槩蒙

寬貲降級以儆是臣降級原非總督任中之事

何云未滿壹年以反陞乎况予奪自在

朝廷賞罰必由

內錄奏章 卷之二 六
至尊添壽又何波及院副臣王庸并闔屬之趨
奉掌印臣張嘉謨之順從同爲臣子共事
一堂黨羽懼怕之言不亦大相悖謬乎不
待辯而自明者七也如謂臣以銓衡在手
推舉同家王之俊爲秉筆見今辦事秉筆
者有張斐然王與曾曹化淳等俱在皆謂
爲臣同家可乎總之舉用當否

簡在

帝心豈是臣下所敢定議者不待辯而自明者

八也若夫總督與臣原是因公起見爲國
攄忠業蒙

皇上睿鑒原非睚眦之忿同爲

王臣自應和衷甚至誣及景山巡守臣程章畏

懼結納典言及此垂戾至極但臣濫叨

重寄不能弭止人言亦難一日居於人上者也

伏祈

皇上亟賜罷斥全臣生命不然恐喪亡之加不

止於添壽一人已也謹因遵

旨回奏不敢一字涉虛字稍逾格統惟
皇上鑒宥施行臣不勝戰慄惶悚之至順治拾

參年正月貳拾參日奏貳拾肆日奉

御旨據奏因公受過無端被誣王進善心跡已

明著即出供職不得以人言求罷該衙門知

道欽此

回奏代題贖罪疏

奏為遵

旨回奏事順治拾參年貳月拾貳日該臣辦事

衙門文書館抄出見尚方院右議郎臣劉

吉祥題為大臣沽譽市恩代請

寬罪懷私受囑情弊顯然謹特疏直糾仰祈

睿鑒事內稱臣聞大臣之道必剛方正直使人

不敢以非理非法之事輕自相干亦不敢

以情面囑托之私輒爾擾瀆斯為不負

任使未聞身為大臣而輕受犯官之私囑代其

具題求贖如承院王進善其人者頃以原

任

御書房提督王德化背

旨私奔臣即具疏題叅已蒙

皇上之洞燭發臣院問理業經擬罪

上聞奉有免死鞭責之

旨孰意德化心不知止具稟於院臣求祈轉

請納贖為院臣之計者宜何如執法秉公斷以

大義開諭

皇上之洪恩以止德化之妄舉可耳何乃輕受

德化之稟詞輒爾代為具奏臣實不能已

於言也夫德化違

皇上之明旨私奔回家荷蒙

宥死之洪慈止加鞭責此固望外之

恩也乃心無厭足而復冀贖罪當其具稟之際

院臣獨無一言以斥其非其受德化之央

免則其徇情面受私囑之事誠所不無也

臣有糾叅之責目擊院臣之非不容不據

實直陳以請

宸斷伏祈

內鏡苑草 卷之二 九
皇上鑒察如果臣言不謬將院臣王進善嚴加處分以杜僥倖之門則凡屬臣工莫不凜嚴

功令矣順治拾叁年貳月拾壹日題本日奉

御旨這所叅事情著王進善自行回奏欽此感

我

皇上不加嚴譴尚容回奏仰見

皇上不以先入之言遽以爲是也

臣不勝頂踵

沐

恩之至但吉祥謂臣代王德化請

旨納贖一事遂而指叅其名似是而實則悖甚

如臣濫叨司吏院衙門所司者賢否黜陟

職掌有關責任具在臣自任事以來所有

羣寮下情從未敢私爲可否自行主張而

不上請

裁奪者今德化之下情上達亦臣之職分所應

得而爲之者且從來生殺予奪出自

朝廷有聞必告無忝臣子文憑下証

恩出上傳大順至公而謂臣爲市恩徇情等詞
則吹索之間臣又不便深辯之矣况我

皇上離照當空無微不燭吉祥之言是否

皇上自有鑒裁臣以體統有關不與較論而但

臣覲顏在位實非所宜今日

皇上洪慈逾隆逾重將來臣之遭陷更烈更慘

於不可知也謹因遵

旨回奏不敢一字涉虛伏祈

皇上俯賜垂鑒施行臣不勝惶悚戰慄之至順

治拾叁年貳月拾伍日奏本日奉

御旨據奏職掌攸關有聞必告知道了王進善
著卽出供職該衙門知道欽此

歸養祖母疏

奏爲披陳極苦至情祈

恩歸養以圖後報事臣祖母崔氏自別臣歸家

之後煢煢衰病前疏請

假已得

上聞未蒙

俞允祇緣

天恩深重俾臣進退跼踏公私兩難迄今家信

未到臣亦以爲稍安忽於本月貳拾日有

家僕王忠來京備道祖母連日以來覺其

語言蹇澁形容枯損哭臣淚竭日食漸減

臣聽此言不覺魂魄無主心膽俱碎痛念

臣幼失父母祖母撫臣襁抱劬勞千辛萬

苦今臣列成人祖母老病哀以風燭待斃

之際絕無一湯一藥之緣與言及此哽咽

幾絕使臣父在則祖母有子使臣母在則

祖母有婦今以殘喘舉目無親臣又遠隔

臣弟幼弱零丁孤苦慘目傷心然而

皇上殊恩知臣

眷臣有出恒格之外人臣遇

主至此尚忍以私情負

國恩者哉但

皇上壽考無疆用臣之日無涯而祖母惟臣承

重需臣之日正急也經云移孝作忠語云

內鏡奏草 卷之二
求忠於孝臣不歸養則祖母與臣俱不能
保而忠孝必至兩負伏祈

皇上開天地之仁心惻祖孫之至情

准臣歸養則臣一世爲人三生報本在此一舉

矣臣不勝痛哭哀祈之至順治拾叁年貳
月貳拾柒日奏貳拾捌日奉

御旨司吏院議奏欽此

求罷奏辭疏

奏爲尸位日久負咎愈深懇

恩特賜罷免以全臣節以安愚分事竊照居安
慮危揣分度勢智者不待再計而決臣叨
皇上不以臣爲卑鄙拔之於草茅之中數年以
來頂感

高深捐糜無補自審才疎朝夕乾惕雖臣之辦
事冰兢期無叢脞如近日以來動輒招謗
裝砌貝錦吹毛索瘢者如院臣盧添壽劉
吉祥可爲殷鑒若非我

皇上明徹隱微臣亦不知其死所矣臣具有心

胸鞠躬盡瘁之義一刻不敢去心惟是

皇上今日憐臣曲加矜全臣之將來正不知作

何狀也為害愈深蓄禍不淺所以日計夜

籌見幾知止之為慰也儻我

皇上不以臣心

垂察必

賜勉留不惟不免戀位之誚臣自何顏立於羣

寮之上哉用是不避

斧鉞冒昧哀陳伏祈

皇上亟賜罷斥庶全臣節而賢路亦可以清矣

况臣身為

皇上參養之身榮瘁予奪總在

朝廷儻容臣及壯稍知學問經練世故其為

皇上獻納分猷之日正無涯也迫切哀鳴惟

皇上速賜罷斥以謝人言臣不勝激切惶悚待

命之至順治拾叁年叁月初拾日奏拾壹日奉

御旨王進善才猷素裕博練精明院務殷繁正

宜殫心料理不必求辭該衙門知道欽此

再懇奏辭疏

奏為

君恩愈重臣罪益深再懇

天恩速賜罷免放歸田里以全臣義事竊謂臣

於

國家必有貞幹之才而後可以勝艱大之任

苟不然者謂之竊祿必有廣遠之器而後

可以受

殊特之恩苟不然者謂之濫觴假如自審當黜

而復因循就列則寵極多危乘高疾憤臣

雖愚昧寧不驚心故臣昨有尸位日久負

咎愈深等事一疏乃蒙

御旨王進善才猷素裕博練精明院務殷繁正

宜殫心料理不必求辭該衙門知道欽此臣

捧讀

溫綸無任感涕因思人臣分在致身義當殉

國使臣才足以幹濟而敢不竭其力者是欺

君也使臣器可以倚托而敢不傾其心者

是枉君也臣受

國恩而其蹈欺枉臣戴天履地而為人乃自

圖安便負

國欺

君非惟不敢亦不恐也而惟是反復自量臣斗

笱之器滿則必傾蒲柳之姿柔而易悴雖

朝廷之付托甚重而

御恩之寵顧綦隆但臣五技俱窮一籌罔措况

且物議潤木衆日鑠金臣器臣才亦可槩

見而乃以

內庭至重之地吏院至繁之司而屬之臣是

以臣心有不能一息安而臣之身有不容

一日留者矣譬如牛馬不材不能任駕死

於鞭策雖不足惜如僨轅敗事何哉故臣

留無益於

國即

皇上留臣亦無濟於用此臣所以不避煩再而

哀鳴籲懇也伏望

皇上察臣情事之苦

矜臣詞說之真放歸田里再圖生報臣心以安

臣節以全矣臣不勝激切待

命之至順治拾叁年叁月貳拾壹日奏本日奉

御旨王進善持身端慎任事勤誠銓政重務正

藉料理前旨已明不必固辭該衙門知道欽

此

三懇奏辭疏

奏為臣分自揣不安真情萬不容已三懇

天恩俯從前請以重政本事該臣於叁月貳拾

壹日再疏乞歸奉

御旨王進善持身端慎任事勤誠銓政重務正

藉料理前旨已明不必固辭該衙門知道欽

此念臣名跡最微質品尤賤叨仕之初原

矢捐糜今已有年徼

寵過分此則

主恩必不可負臣義必不可辭者也臣於清夜

靜思私心公義之重輕出處去留之大節

內鏡奏草 卷之二
亦既念之至熟矣但臣以微賤縻祿至極
口體沐

國家之儲言行干

華袞之褒無論人情有未安卽天地鬼神當亦

忌滿而惡盈矣頃之請

免實惟早解銓務急避素餐或可懺積愆而存

餘福耳今下情未遂

天眷彌隆則臣負

恩曠職之懼愈覺暮夜刺心隱憂入骨者也臣

聞

君臣一體貴於無間臣苟不問其

君則不論盡忠之與補過皆爲報稱

君若不問其臣則不論見官之與儲用皆是

恩澤今臣以匹夫涇涇之諒而且用爲權衡黜

陟之官直如器旣滿不可復酌負已重而

豈堪復載臣之所以暮夜刺心隱憂入骨

者此也故臣願以不肖之身哀牘乞歸不

惟內秩清肅

內銓奏草 卷之二 六
公爵加重亦使博聞方正之士得闢門而入臣
之無狀可以不至久妨賢路矣伏惟

皇上用必量材各使效實准臣前請不惟吏院
政本之地鄭重其人臣有生之年皆戴

恩之日也節次真情哀鳴

天聽臣不勝悚息待

命之至順治拾叁年叁月貳拾伍日題貳拾陸

日奉

御旨王進善端慎勤誠有裨銓務不得固辭已

奉屢旨還着盡心料理慎勿再請該衙門知

道欽此

四懇奏辭疏

奏爲重任不堪久誤私心切慮孤危四懇

天恩准從休致以全餘生事臣以愚賤誤蒙

寵拔承乏有年叨

恩逾格豈敢遽圖私便上負

皇上至恩祇以不肖之身覆餗可虞是以三疏

乞歸奉

御旨王進善端慎勤誠有裨銓務不得固辭已
奉屢旨還著盡心料理慎勿再請該衙門知
道欽此臣仰誦

明綸涕泗橫集伏思一籌未効誤

國玷職不卽棄置更加

優獎臣何厚幸有此遭逢蛇雀尚知啣結臣敢

於

天地父母之前以必去爲潔哉但勢處於無可
奈何之間情迫於必不容已之際任誠難

負心實不安有不得不再哢哢求退者臣
才識陋劣行能無長銓政多致疎失官評
未孚人望物情漸玩名器日輕是

朝廷以鉅任宏責付之朽木壞材安望有濟及
此早退則代臣而起者尚可量能授任因
事責功倘遷延坐守敗轍債轅

內庭之公議漸騰

國憲之成法難追臣進不能樹功宣猷退猶
可以全身避危是以臣慮無一日不切臣

情無一日不急臣身無一日可留臣辭無一日可緩者也伏祈

皇上察臣爵品已極福量已盡罪戾已重物議已萌

俯容辭免俾臣得以骸骨歸田卽

皇上再造之洪恩又加於天地父母之上者也

臣不勝瞻

天呼籲之至順治拾叁年叁月貳拾玖日奏肆月初貳日奉

御旨王進善勤誠忠慎才望頗優院務殷繁正資料理屢旨已明還著祇遵視事不必固辭該衙門知道欽此

五懇奏辭疏

奏爲玷

國之罪已深貪位之誚已極五懇

天恩俯從前請放歸田里以安愚分以全大節

事臣以肆疏乞休奉

御旨王進善勤誠忠慎才望頗優院務殷繁正

資料理屢旨已明還著祇遵視事不必固辭
該衙門知道欽此感誦

溫綸真非涯分之所能堪者臣夙夜揣摹去則
違

命負恩留則辱

國悞政然以輕重較之急去之爲悞尚淺而
遷延之再悞恐不可救藥也蓋

皇上所以留臣譬之襪線尚欲資其百續之用
譬之鉛刀尚欲收其一割之功顧臣之孱

弱磨勵不堪臣之愚蠢籌畫莫展乃臣位

當首領任在銓衡欲臣克盡乃職何異責

眇者以全視責跛者以疾走也臣於此時

懷恐懼時切憂虞恐懼則寸心無主憂虞

則手足無措力既不能以自振心故不能

以自安而勢又焉能以自容哉興言及此

真如烈火熏心叢芒傳體者矣况荷旃被

毳者難與道純綿之麗密羨藜哈糗者不

足與論太牢之滋味今臣窮隅劣質蓬茨

內銓奏草 卷之二
賤材無遊觀廣覽之知有至闡極陋之累
是自審之已熟故疑慮之益深

皇上察臣亦不特電照鏡鑑之真而顧不加悼
惜諄諄留臣設臣腐柱難支一旦隳頽不
幾大累

皇上知人之明與用人之典乎是以臣之固辭
非爲身謀實爲

國體不可久褻政本不宜再悞惟

皇上憐臣情之至迫鑒臣詞之已窮准臣歸田

則臣自頂至踵并沐

恩慈矢口及心終圖啣結臣不勝痛切哀鳴之

至順治拾叁年肆月初伍日奏初陸日奉

御旨王進善端誠雅亮恭恪清直院務正資料
理還宜祇遵屢旨以副委任慎勿再辭該衙
門知道欽此

五辭未准奏謝疏

奏爲恭謝

天恩事該臣進善連疏乞歸疊蒙

內金奏章 卷之二 三
勉留及昨本月初五日有玷

國之罪已深貪位之誚已極伍懇

天恩俯從前請放歸田里以安愚分以全大節
事一疏奉

御旨王進善端誠雅亮恭恪清直院務正資料
理還宜祇遵屢旨以副委任慎勿再辭該衙
門知道欽此伏念臣進善以樸斲無用之材
負下愚不移之性自經

拔擢未効涓埃過欲寡而人每見疑跡愈斂而

謗爲屢至爰摠至懇之悃詞冀枉

曲從之天聽迺

恩綸切切

責命諄諄臣進善魂魄轉驚心顏俱悚因思從
來大臣有齒尊德隆以承

眷顧者矣未有稱陋無聞求退而益進者也有
勤敏奏蹟以功力興起者矣未有逾格膺
祿驟躡首揆者也亦有名高望重以衆論
推轂者矣未有志行不孚毀言時至未信

於友而先獲乎

上者也臣何人斯乃兼此而有之真

恩並於高天厚地而榮逾於

三錫九遷木石雖頑能無感動但恐一身不足

以酬

萬恩小勤不足以補大負誦端誠雅亮種種之

褒綸啣

恩刺骨荷正資料理種種之

溫旨引義激衷必不敢輕偃蹇以虛

至懷亦何所退怯而避浮議臣進善惟有捐頂

至踵期務忘草環必報之

恩糜骨及身矢不負都俞難逢之世而已至於

止棘青蠅既已煩於

屢照叢言市虎尤惟

察夫三人臣進善積誠仰

天願嘔心血以無貳觸首至地誓塗肝膽而不

辭臣不勝激切感

恩悚懼顛戴之至順治拾叁年肆月初玖日奏

本日奉

御旨覽奏謝知道了該衙門知道欽此

陳情乞免疏

奏爲

天恩優渥未已臣萬難居位謹瀝血哀控仰

祈

睿鑒垂憐罷斥以謝人言以無礙賢路事竊臣

進善所以盡思盡忠者惟此一味痴腸而
皇上始終造就者靡非培養人材於多方也不

謂臣才原短屢負疎忽之愆臣年亦幼遂

招人言漸至况茲承院何官升舉何事如

斯任宏責鉅而於臣才力不及素不服衆

之人真爲畜負山重螳臂當車也前臣薦

舉曹化淳一事以致督臣疊訐不休乃荷

洪慈浩蕩寬渥以既往試觀其後效督臣獨未

之聞歟抑未之見耶乃於本月貳拾伍日

臣閱館抄見督臣郭慎行壹本爲薦人舛

錯未當等事奉

御旨這本內所叅情由前旨已明郭慎行何得
過苛求勝著嚴飭行欽此臣不勝汗流夾背
不勝感繼以泣仰見我

皇上天語切責督臣者是

鑒臣之心跡匪一朝夕矣然雖雨露雷霆無非
皇上德澤而以正從未分臣雖有百喙亦何說
之辭痛思督臣乘墜下石翻播已結之事
裝砌引喻似乎成心未化終不能忘情於
臣是

皇上之愈高愈厚而督臣之不容臣已彰明較
著矣竊恐臣若夢然無知覩顏戀位將來
必至於謗叢怨府貽譏取誚或不止督臣
已也卽

皇上天地包荒赦之宥之無奈臣下之睥睨於
臣者索瘢求疵而臣之苦衷再四思維終
恐難以仰副

隆恩於萬一耳伏祈

皇上俯賜垂憐情詞諄切

內鏡奏草 卷之二
速賜罷斥以謝人言而臣之身實屬

皇仁豢養之身原非已有倘臣蒙

恩得以量材照舊隨侍不但大體庶幾可全而於臣之一身亦或免於喪亡之加矣爲此具本謹具奏

聞順治拾叁年肆月拾貳日奏本日奉

御旨郭慎行已有旨嚴飭王進善不必求罷該

衙門知道欽此

再陳乞免疏

奏爲庸鄙不待人言重任實難肩荷謹披瀝

哀鳴再懇

天恩亟賜斥退卽全生命事痛臣進善遭逢

睿主溢格用人凡屬臣工靡不殫精竭智以據

忠猷卽駑駘勉効寸步之能鉛刀亦有一

割之用孰不駿奔趨蹌以盡職業矣如臣

之年尚在未立卽臣之才無所見長雖日

凜冰兢時虞隕越况乎承院一官職專司

吏責任非輕要必精明強幹之人始克勝

內鏡身草 卷之二
任而於臣之碌碌庸庸每事踈忽然而
睿德涵洪且不重加

譴責自知負戾莫贖而更諄諄
寬貫如斯

隆恩真天地包荒不過是也臣之濫竽名器猶
同日坐針毡自審已真又况人言喋喋乎
是以具疏控辭哀乞

允放臣閱館抄奉

御旨郭慎行已有旨嚴飭王進善不必求罷該

衙門知道欽此臣跪誦

明綸不勝悲切感切何敢復有瑣贅以瀆

宸聰惟是臣以卑猥之人久不服衆動輒見謗
隨事招尤諺云物必先腐也而後虫生之
人必先疑也而後讒入之是以臣日計夜
籌寢食靡寧與夫戀位糜祿以苟延不若
速速哀乞以求生儻臣迷而不悟事不見
幾忌者謗者側目已深無中生有吹毛求
疵一青微愆乘隙排陷尤恐接踵而來者

內金奏章 卷之二
將來或不在督臣郭慎行一人爲然耶卽
曰臣之心跡形藏公道難泯難逃

睿鑒又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斯臣今日事我
君父者惟此痴忠而

君父始終垂憐者亦惟此心已矣患其人言疊
至又將何術以彌縫哉於是不避冒干煩
聒之嫌特抒謹始慮終之悃萬不獲已再
疏哀陳伏乞

皇上慨施惻憫立賜罷斥庶賢路無礙妬忌忌
情臣願隨侍効忠務期勉勵投閑置散乃
分之宜耳儻不蒙我

皇上垂恩再賜勉留俾臣將來受其譏議死無
其所關於

國體者不渺勿謂今日臣言之不預也臣不
勝激切之至順治拾叁年肆月拾陸日奏
本月拾柒日奉

御旨王進善才幹優長公忠爲國吏院重寄正
資料理何得以人言介意還着安心供職不

必固辭該衙門知道欽此

